

鏡子魔術

阿嘉莎·克莉絲蒂著／宋碧雲譯



克莉絲蒂探案

4

宋
88

鏡子魔術

阿嘉莎・克莉絲蒂著／宋碧雲譯



Agatha Christie(1890~1976)

鏡子魔術

克莉絲蒂偵探小說全集 Q ④

著者	阿嘉莎·克莉絲蒂
譯者	宋碧雲
主編	三毛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26—1451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71 號四樓
	電話：7 5 5—6 4 0 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7 5 2—4 6 0 8
香港	田園書屋
總代理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印刷所	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復興路 308 號
裝訂	嚨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110 元 港幣 3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73 年 12 月
五版	中華民國 77 年 12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出版緣起

我熱愛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個人傳奇性的一生。直到現在，她所創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聖經之外在世上印銷最多的書籍。

當阿嘉莎的著作之一「東方快車謀殺案」被拍攝成電影在英國首映時，英女王伊莉莎白請問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過，只是這一部的結局却是忘了，能否請您告訴我兇手究竟是誰呢？」

阿嘉莎回答說：「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關她作品的曲折情節、懸疑佈局和出人意外的結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態度一樣，貴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絲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癢結所在及精華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紀的迷宮，無論男女老少，一旦進入她的世界，必然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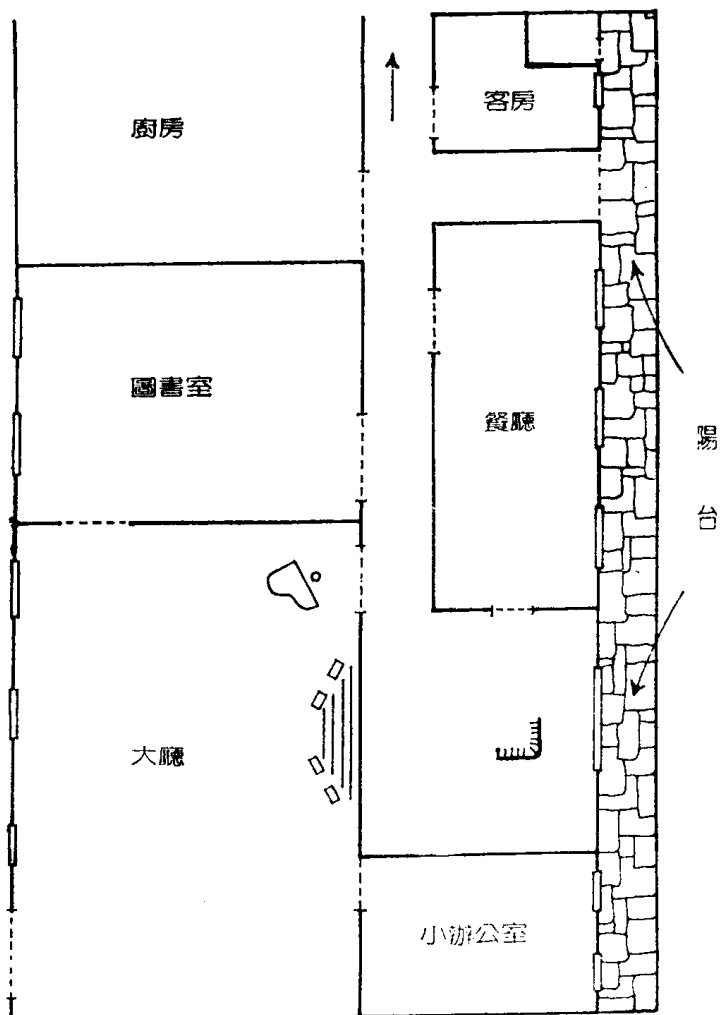
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牽引，在裏面做上千場以上華麗輝煌的迷藏，樂而忘返。

我極樂意將這位偉大奇情作家的全套書籍介紹到中國來，這位風靡了全世界數十年的傑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賞、崇拜與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國，她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實是愛書人極大的損失與遺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俠小說、倪匡科幻小說、諾貝爾文學獎金集及一系列經典名著馳名的遠景出版公司有計劃地出版阿嘉莎·克莉絲蒂小說全集，正好彌補了這項缺憾，也是中國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關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書的燦爛與美麗，在於讀者親身的投入和參與，太多文字的介紹，便失去它隱藏著的玄機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側廂及教職員住處



第一章

范里多夫人在鏡子前方倒退兩三步，嘆了一口氣。

她喃喃地說，「喏，必得這樣。」

又說，「珍，覺得還不錯吧？」

瑪波小姐以評鑑的眼光打量這件「蘭凡奈麗」的新款服裝。

「我覺得這件長袍美極了。」她說。

「馬馬虎虎。」范里多夫人說着嘆了一口氣。

「脫下來吧，史蒂芬尼。」她說。

灰髮細唇的老女傭小心翼翼由范里多夫人的手臂徐徐脫下長袍。

范里多夫人身穿桃紅色的緞子套裙，站在鏡子前面。她的胸衣很精細。依舊玲瓏的雙腿罩着上好的尼龍絲襪。化了一層薄妝，又經常按摩，遠遠看去臉蛋幾乎有點像少女哩。她的頭髮與其說是灰色，不如說是紫陽花的色調，梳理得十全十美。望着范里多夫人，很難想像她實際的年齡。

凡是金錢能買到的一切，她樣樣俱全——何況她還節食、按摩並經常運動呢。

露絲·范里多以幽默的眼光打量她的朋友。

「珍，你想大多數人會不會猜到我年齡和你差不多？」

瑪波小姐據實回答。

她保證說，「我相信一時看不出來。你知道，人家一看就知道我的年齡！」

瑪波小姐滿頭白髮，白裏透紅的面孔滿是皺紋，有一雙天真的瓷青色眼珠。她外貌像一個非常慈祥的老太太。沒有人會說范里多夫人是慈祥的老太太。

范里多夫人說，「珍，我猜你就給人那種印象。」她突然露齒一笑說，「我也一樣。只是方式不同。『那個老女巫真會保養身段。』大家都這麼說我。不過他們知道我是老女巫！老天，我像嗎？」

她重重跌坐在緞面椅墊上。

她對傭人說，「好了，史蒂芬尼，你可以走了。」

史蒂芬尼收走衣服退下去。

范里多夫人說，「忠心的老史蒂芬尼。她跟了我三十幾年。唯有她知道我的廬山真面目！珍，我有事要和妳談談。」

瑪波小姐身子向前傾。臉上現出接納的表情。在昂貴旅館的豪華套房中，她顯得很不相稱。她穿着邋邋的黑衣服，手提一個大購物袋，一舉一動都像淑女。

「珍，我很擔心。擔心凱莉·勞絲。」

「凱莉·勞絲？」瑪波默默回味這個名字。想起早年的時光。

佛羅倫斯的寄宿學校。她自己是皮膚白裏透紅的英國姑娘，來自天主教學苑。兩位姓馬丁的女孩子是美國人，語調怪怪的，作風坦率而充滿活力，在英國姑娘眼中相當動人。露絲是個高個子，懇切，高高在上，凱莉·勞絲嬌小玲瓏，雅致，愛沉思。

「珍，妳多久沒看到她了？」

「噢！好多年了。至少有二十五年。我們聖誕節還互寄卡片。」

友誼，好奇怪的東西！她珍·瑪波和這兩個美國人。她們分道揚鑣，但是舊情感一直存在；偶爾通通信，聖誕節問候一番。說也奇怪，兩姐妹之中露絲住在美國，她和露絲反而經常見面。不，也許不奇怪吧。露絲像大多數同一階層的美國人，四海為家，每年或隔年就到歐洲一趟，由倫敦趕到巴黎，轉往里維拉海岸，然後回國，不管到哪裏，都會找老朋友聚談片刻。這樣的會面不知有多少。在卡拉瑞吉，在沙佛，在柏克萊或杜契斯特。吃一頓考究的大餐，追懷往事，然後匆匆道別。露絲一直沒有時間去拜訪『聖瑪麗牧場』村。說真的，瑪波從來不指望她去。每個人的生活都各有節拍。露絲的生活是快板，瑪波小姐甘於慢板的生活。

就這樣，住在美國的露絲她常常看到，和她同住英國的凱莉·勞絲，反而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說來奇怪，却也很自然，因為住在同一個國家，沒有必要和老朋友安排會面的事宜。我們總

覺得遲早會碰面的。但是，你搬到不同的地區，根本碰不到。珍·瑪波和凱莉·勞絲的道路沒有交點。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露絲，妳爲什麼替凱莉·勞絲擔憂呢？」瑪波小姐問道。

「我最擔心的就是這一點！我根本說不上來。」

「她沒生病吧？」

「她很嬌弱——一向如此。我不覺得她比從前嚴重——想想她和我們一樣，年齡也漸漸老了。」

「不幸福？」

「噢，不。」

不，不至於如此，瑪波小姐思忖道。很難想像凱莉·勞絲不幸福——不過她一生必曾有過不幸福的日子。只是——畫面並不明顯。迷惑——可能——猜疑——可能——但是極度的悲哀——不可能。

范里多夫人的話適時傳過來。

她說，「凱莉·勞絲一向超脫於現實之外。她不知道世道是什麼情景。也許我就是擔心這一點。」

「她的環境，」瑪波小姐說到一半又打住了，搖搖頭。「不。」她說。

露絲·范里多說，「不，是她本身。凱莉·勞絲一向是我們之間最有理想的人。我們年輕的時候，理想正合時宜——我們都有，對少女很合適。珍，妳想去照顧癲瘋病人，我想去當修女。後來便漸漸超越那些胡思亂想了。我想應該說，婚姻去除了我們的幻想。不過，大體說來，我從婚姻還獲利不淺哩。」

瑪波小姐覺得露絲的說法頗爲適中。露絲結過三次婚，每次都嫁給大闊佬，每次離婚都獲得一大筆財富，心情倒沒有什麼壞影響。

范里多夫人說，「當然啦，我一向剛強。不因外在事變而沮喪。我對人生沒有多大的期望，對男人當然也沒有多大的期望——我混得很好——也沒有惡感發生。湯米和我還是好朋友，朱利亞斯也常常聽取我對市場的意見。」她的臉色一沉。「我相信凱莉·勞絲讓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妳知道，她老愛嫁怪人。」

「怪人？」

「有理想的人。凱莉·勞絲對理想一向很着迷。當年她年輕漂亮，只有十七歲，睜着大眼睛聽老葛布蘭森提出他對人類的計劃。他已年過五十，她還嫁給他，一個老嫗夫，又有成年的兒女——只因爲他的博愛觀念。她總是靜靜聽他說話，彷彿着了魔法。就像黛絲狄夢娜和奧塞羅似的（「奧塞羅」爲莎士比亞名劇）。幸虧沒有壞蛋伊亞哥來搞鬼——而且葛布蘭森也不是黑人。他是瑞典人或挪威人之類的。」

瑪波小姐若有所思點點頭。葛布蘭森的大名舉世皆知。他靠精明的生意頭腦和完美的誠實信用賺了很多很多錢，唯有博愛才能處置這筆大財富。這個姓名至今還很重要。葛布蘭森信託基金、葛布蘭森研究委員會、葛布蘭森行政救濟院，最有名的是員工子弟的大教育學院。

露絲說，「妳知道，她不是爲錢而嫁給他。如果我嫁給他，一定是貪他的財富。但是凱莉·勞絲不然。他若不在她三十二歲那年死去，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三十二歲對寡婦來說是一個很美妙的年齡。她有了經驗，但她還有變通的能力。」

老處女細細聆聽，輕輕點頭，暗自回想她在「聖瑪麗牧場」村認識的寡婦們。

「凱莉·勞絲嫁給強尼·雷斯塔利克，我真的很高興。當然他是看中她的財產才娶她的——就算不完全如此，反正她若一文不名，他絕不會娶她。強尼是一個自私愛享受的懶骨頭，不過這種人比怪人安全多了。強尼只想過舒服日子。他要凱莉·勞絲上最好的服裝店，買遊艇汽車，陪他吃喝玩樂。這種男人真安全。給他舒服和奢侈的享受，他會乖得像小貓，令你神魂顛倒。他的佈景設計和劇本，我從來不當真。凱莉·勞絲却感動極了——覺得是一流的藝術，真的把他逼回舊日的環境，結果那個可怕的南斯拉夫女人逮住他，把他拐跑了。他並不真心想走。凱莉·勞絲若肯等，而且懂事些，他會回到她身邊。」

「她很在乎嗎？」瑪波問道。

「說來有趣。我不相信她在乎。她的態度很甜蜜——她就是那個樣子，她生性寬和。一心想

離婚，讓他和那個女人結婚。還建議他和前妻生的兩個男孩子住在她家，因為對他們比較安定。可憐的強尼——他非娶那個女人不可，兩個人度過六個月可怕的生活，害他氣沖沖開車出門，摔下絕壁。大家說是意外，我想是發脾氣的關係！」

范里多夫人停下來，拿出一面鏡子，細細端詳她的臉蛋。她拿出眉毛鉗，拔下一根毛髮。

「接着凱莉·勞絲就嫁給這位魯易斯·西羅可。又是一個怪人！一個有理想的人！我不是說他用情不專——我想他忠貞不貳——不過他一心思想改善別人的生活。妳知道，除了自己，誰也改善不了什麼。」

「我懷疑。」瑪波小姐說。

「當然啦，這種事情有流行風尚，和服裝差不多。（老天，妳有沒有看見『克麗絲汀迪奧』公司要我們穿什麼樣的裙子？）我說到哪裏了？噢，對了，風尚。喏，博愛行為也有風尚的。葛布蘭森那個時候是教育。現在不流行了。國家也插上一腳。每個人都自覺該受教育——得到了，却看得一文不值！少年犯罪——今天最猖獗。這一切小犯人和潛在的罪犯。大家都為他們瘋狂。妳真該看看魯易斯·西羅可戴一副厚眼鏡，眼睛閃閃發光的樣子。為熱誠而發瘋！他是意志力超強的人，只吃一根香蕉和一片吐司度日，將所有精力投入一個目標。凱莉·勞絲竟全盤接受——她一向如此。但是我覺得不妙，珍。他們開了幾次基金信託人會議，將整片房產翻修，實現這個新觀念。現在是少年犯的訓練所，還請了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魯易斯和凱莉·勞絲就住在那

兒，四周全是小伙子——也許都不太正常。放眼盡是職業治療家，教師和狂熱份子，半數瘋瘋癲癲的。他們全是怪人，我的凱莉·勞絲就置身其間！」

她打住了——無助地盯着瑪波小姐。

瑪波小姐用困惑的語氣說：

「但是露絲，你還沒告訴我，你到底擔憂什麼。」

「我說過，我不知道，我擔心的正是這一點。我剛到過那兒——搭飛機去看她。我一直覺得有點不對勁。那氣氛——那房子——我知道我没有看錯。我對氣氛很敏感，一向如此。我沒有和你說過，我在大跌價以前，勸朱利亞斯把混合穀物賣掉？我不是做對了嗎？是的，那邊有點不對勁。但是我不知道原因或詳情——是那些可怕的小犯人——還是家裏。我說不出是什麼。魯易斯只爲理想而生存，別的事情一概不管，上帝保佑，凱莉·勞絲却只看到可愛的畫面，聽到可愛的聲音，懷着可想的思想，其它的一概不接受。迷人却不實際。世界上真的惡人惡事存在——珍，我要妳馬上到那邊，查明是怎麼回事。」

瑪波小姐大聲說，「我？爲什麼要我去呢？」

「因爲妳對這一類的事情有直覺的識別力。妳一向都有。珍，妳看起來溫柔又天真，其實什麼都嚇不着妳，妳始終相信最壞的一面。」

「最壞的往往成真。」瑪波小姐喃喃說道。

「妳怎麼將人性看得那麼糟糕，我實在想不通——妳住在甜蜜安詳的村莊裏，那麼古老而純真的世界。」

「露絲，妳沒在村子裏住過。純真而安詳的小村莊，發生的事情會讓妳嚇一跳。」

「噢，也許吧。我認為妳不會吃驚。所以請妳到石門莊園去看看什麼地方不對勁，好不好？」

「不過露絲，這很難辦哩。」

「不，不至於。我徹底想過了。請妳別生氣，我已經安排好了。」

范里多夫人停下來，擔憂地看看瑪波小姐，又點了一根煙，然後緊張兮兮提出說明。

「我相信妳會承認，戰後收入不多的英國人日子很難過——珍，也就是像妳這一類的人。」

「噢，確實不錯。要不是我的外甥雷蒙好心接濟，我真不知道要棲身何處。」

范里多夫人說，「別管妳的外甥。凱莉·勞絲不知道妳外甥的事情——就算知道，也只知道他是作家，不知道他是你外甥。我對凱莉·勞絲說過，珍的日子很淒涼。有時候簡直吃不飽，當然又不肯向老朋友求援。我說我們不能捐錢給她——不過若能在可愛的環境中長住，有老朋友和充分營養的食品，無憂無慮——」露絲·范里多停了半晌，然後斷然加上一句，「現在——妳若要對我發脾氣，請便吧。」

瑪波小姐有點吃驚，睜着一雙瓷青色的眼睛。

「不過我爲什麼要對妳發脾氣呢？這個辦法很巧妙很合理嘛。我相信凱莉·勞絲一定有反應。」

「她要寫信給妳。妳回去就會看到那封信。說真的，珍，妳不覺得我太放肆了嗎？妳不介意——」

她遲疑半晌，瑪波小姐巧妙地說出心裏的念頭。

「以不太真實的藉口，到石門莊園受人接濟？若有必要——就沒有關係。妳認爲有必要——我也有同感。」

范里多夫人盯着她。

「爲什麼？妳聽到什麼傳言了？」

「我沒聽到什麼。只是根據妳的信念。露絲，妳並不是愛幻想的人。」

「不是，不過我沒有確切的依據。」

瑪波小姐若有所思地說，「我想起一個星期天早晨，大家在教堂做禮拜——那是耶穌降臨節的第二個禮拜天——我坐在葛蕾絲·蘭賓後面，愈來愈替她擔心。妳知道，一定有問題——嚴重的問題——却說不出道理何在。一種極度不安的感覺，非常非常肯定。」

「是不是真有問題？」

「噢，是的。她父親。她父親是海軍老將，有一段時間精神不正常，第二天他拿着炭錘追打

她，說她是反基督徒冒充他的女兒。他差一點就把她打死。大家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她住醫院好幾個月，傷勢終於復元了——不過真危險。」

「頭一天在教堂妳真的有預感？」

「不能叫做預感。有事實根據——雖然當時認不出來，通常都有跡象可尋。她將星期的帽子戴反了。其實有重大的含意，因為葛蕾絲·蘭實是非常古板的人，根本不糊塗或精神恍惚——她居然沒發現帽子戴反，就上教堂，這種情形十分有限。妳知道，是她父親向她丟一塊大理石鎮紙，把鏡子敲碎了。她抓起帽子，往頭上一戴，匆匆出門。一心想保持整潔的外觀，不讓傭人聽見什麼。妳知道，她說這些行動是『親愛老爸的海軍脾氣』，沒想到他的腦筋有問題。她早就應該看出來才對。他一直向她訴苦，說有人監視他，有仇人要害他——其實這都是常見的症狀。」

范里多夫人必恭必敬望着她的朋友。

她說，「珍，也許妳的『聖瑪麗牧場』村不是我想像中的田園淨地。」

「吾友，人性到處差不多。大都市不容易密切觀察，如此而已。」

「妳肯去石門莊園？」

「我會去石門莊園。對我的外甥雷蒙也許有點冤枉。我是說，讓人家以為他不肯幫助我。不過他到墨西哥六個月。到時候事情應該過去了。」

「什麼應該過去？」